

劉創馥

讓哲思滑翔

「哲學家」或會令人聯想到沉默、抽離、深邃，以至悲觀等形象，但酷愛玩滑翔傘的劉創馥（95崇基訊息工程，97研究院哲學）可能會一改大家對哲學家那高深莫測的傳統印象。

你能想像中大哲學系有位副教授的嗜好竟是玩滑翔傘嗎？學院派的哲思糅合冒險型的動感，混融在劉創馥的身體。

「我本身好動，滑翔傘已經玩了十年左右，始於德國攻讀博士後期，那時，我住的地方有很多人都在『飛』。」劉創馥說。對新事物的好奇和每個人心中那個「想飛」的夢想，驅使他踏上一次又一次，與大自然、與天空互動的自由之旅。

「第一次『離地』的經驗很特別。」當時其實只是離地一、兩米左右，但劉創馥已感到「一種『飄起來』的感覺。」他說那是種前所未有的，又難以形容的新奇和興奮——在山與海之間，像鳥兒一樣展翅翱翔，以新的視界，鳥瞰大地……

原來在劉創馥心中，讀哲學可與玩滑翔傘作類比。「哲學的魅力很大，它的世界寬闊、刺激，有各種不同類型的說法，挑戰一般的思維。與玩滑翔傘類似，讀哲學並不腳踏實地，也會有迷失的危險；可是，甫離地，你便會極目遼闊的天際，徜徉於飛翔的自由，同時看到腳踏實地時看不到的景物。」

工程轉哲學 拜學制所賜

玩滑翔傘會有飄到不知名地方的危險，而哲學原來也會令人「迷失」。「讀哲學的人常會有這種經驗：當接觸過各種哲學理論後，會令你洞悉到很多事情似都有問題，很多人都會無所適從，不懂得怎判別對或錯，那是一種普遍的迷失。」劉創馥自言也經歷過這個階





劉創馥在哲學系開課探討「科學與迷信」，提倡以理性、全面、科學的角度分析事情。圖為哲學系師生大合照。

段，但他會選擇盡量接受一個最合理的解釋，總體而言，他認為科學的世界觀比較合理，這與他本科唸信息工程學系不無關係。

本科畢業後，劉創馥沒選擇在信息工程方面大展拳腳，反而轉投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哲學專業，「接觸哲學後，發現這門學問和我以前思考過，同時困擾着不少人的問題很貼合，但它還提供了有系統的思考與討論方法，慢慢對它的興趣就愈來愈大。」此外，中大彈性而多元化的學制對他的發展也很重要：

「四年制課程有很多學分，讓你有空間接觸不同科目。」當年他副修哲學和德文，造就了他日後可以在哲學的天空翱翔。劉創馥的研究對象——著名哲學家康德和黑格爾都是德國人，若有德語的基礎，往德國海德堡大學攻讀哲學博士自然事半功倍。

正反證據 放天秤上

對科學世界觀的認同，令劉創

馥從有宗教信仰變為無神論者。現在他不僅不再相信宗教，甚至把宗教作為批判的對象。他探討「科學與迷信」的課題，又提倡以科學、理性而全面的角度分析事物，把正、反雙方的證據或釋放在天秤上，看哪邊更有力。他指一般人很少全面去看事物，而親身經歷也容易有先入為主的偏見，不願放棄直覺想法。與宗教相比，他笑言哲學的力量更強大，令他與宗教分離，甚至與它對立。

驟看劉創馥的人生似乎一帆風順——1991年，他入讀中大，得償素願。唸完信息工程，又順利轉讀哲學碩士，其後獲DAAD獎學金赴德讀博士，再獲研究獎學金留德研究；回港後，又順利在母校獲得教



香港擁有多樣化的地勢山貌和海岸線，劉創馥嘗試用另一個角度看美麗的香港。

時，劉創馥一派雲淡風輕。其實，把纏繞於樹上的滑翔傘慢慢拆解，要花上四、五小時，也不容易。

劉創馥走過的路到底是「幸運」還是樂觀所致？可能也是個哲學問題。不過他做每件事都會準備充足，以最接近客觀的理性選擇，減少困難和失敗出現的可能性，便不是靠僥倖了。他寄語年輕人，要為人生做好計劃，同時以康德的格言：「要有勇氣運用理智，去想對與錯。」勉勵大家不要因循守舊，也不要因怕麻煩而不去思考。

“ 要有勇氣運用理智，去想對與錯； 不要因循守舊，也不要因怕麻煩而不去思考。 ”

席。「我覺得是幸運。」他雖說得直截了當，但「幸運」或因其樂觀性格，其中波折都已忘卻。例如玩滑翔傘少不免有驚險時候，「雖不曾發生過較嚴重的事故，但在石澳就曾發生掛在樹上的小意外。」說



劉創馥做每一件事前都會準備充足，希望以最接近客觀而理性選擇，減少困難和失敗出現的可能性。

劉創馥小檔案

1995	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工程學士
1997	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（哲學）
2002	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（哲學）
2003-04	德國洪堡特基金會學人
2004-09	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
2009至今	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副教授